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民俗艺术路径变迁研究

侯伟佳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 300457)

摘要: **目的** 通过分析民俗艺术变迁路径的源动力, 提出新城镇化背景下的民俗艺术发展的基本对策, 更好地保护和传承民俗文化并使之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方法** 以民俗艺术路径变迁的内外因素对民俗艺术发展的影响力为基础, 总结影响民俗艺术发展路径的各个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厘清控制民俗艺术发展的途径的基本方法。**结论** 新城镇化背景下的民俗艺术路径变迁, 既是以外因带来的利益来带动内因的不断成长的过程, 又是民俗艺术在继承和发展过程中的必要条件。通过对民俗艺术发展中起作用的元素进行不断调控, 能够更有效地引导和把握民俗艺术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 民俗艺术; 变迁; 新型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 TB4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3563(2016)18-0013-04

Folk Art Vicissitude Path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Urbanization

HOU Wei-jia

(Tianj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Tianjin 300457, China)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driving force for the evolution path of folk arts, it proposes the basic countermeasur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folk ar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urbanization so as to better preserve and inherit folk arts, and turn it a significant impetus for soci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influences of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of the evolution path of folk arts have on the development of folk arts, it draws a conclusion on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development of folk art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actors, and analyzes the basic methods to control the development path for folk arts. The path evolution of folk ar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urbanization is a process that the benefits brought by external factors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l factors. It is also a requirement for the inherent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folk arts. By regulating the factors that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folk arts, it can direct the development of folk arts to a more efficient way.

KEY WORDS: folk art; changes; new urbanization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根和血脉, 是人们的精神支柱。我国的民俗艺术, 是优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性元素之一,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作用。在目前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 植根于大众生活的各种民俗艺术也在不断地经受城镇化发展带来的破坏, 成为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牺

牲品。另外, 随着世界各地文化的快速涌入, 也对特有的民俗艺术造成猛烈的冲击, 自身的民俗艺术有些被淡忘, 有些甚至被遗弃^[1]。新型城镇化, 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必经之路, 是各地城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何使得具有鲜明特色的民俗艺术成为社会文化发展的源动力之一; 如何使得民俗

艺术能够在各种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并得以良好的继承与发展,对于我国城市化发展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1 民俗艺术发展的特质

社会随着历史的不断进步而发展与转型,文化随社会不断发展而沉淀与传承。不同文化阶层的载体在各自利益的驱动下,与社会文化形成了制约与互动、继承与发展的关系,进而形成了社会发展的各种文化规则,并作用于继承此文化内涵的各个社群落^[2]。在这些社群落内,在文化沉淀形成的各种规则影响下不断前进和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民俗艺术的载体。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各地从乡村过渡到城镇最终达到现代化城市的过程中,各方都在为各自文化阶层的代表进行着博弈,也影响着民俗艺术的发展。

在民俗艺术发展过程中,人们都不可避免地会联系到乡土语境。其实则指出的是民俗文化的历史生存环境。民俗艺术在乡土语境的作用下具有一个显著的特质:由各种看似独立又相互联系的民俗艺术构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内部成员既有矛盾又可以共生,这种状态就可以简单勾勒出各种民俗文化的个性与共性^[3]。旧中国的传统民俗文化看似纷繁复杂,其实而言,不过是各种封建制度不断沉淀到乡土语境中,影响一个个村落的各种生活细节而已。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旧封建等制度丧失了可以扎根的土壤,民俗艺术旧的传播机制自然因基础的崩塌而产生了变异。在我国目前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影响下,乡土语境也在不断变化。随着民俗艺术的生存空间从乡村向城镇再到城市的变化过程中,保持传统的优秀民俗文化使其以适当的形式扎根于新型城市空间中^[4],由此进一步思考民俗文化的发展方向以及民俗艺术与社会发展两者的相互关系。

2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民俗艺术路径变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继续以城市化为主导的发展战略,在国家政策、资源分配等方面,都对城市进行重点照顾,从而使得农村地区的各项事业都受到了明显影响。随着城市与农村矛盾问题的不断加

剧,国家和政府不断开始关注农村的各种问题,并同时提出了针对农村发展的各种方略,这就是农村进入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大致背景。因国土幅员辽阔,各类型乡村社区有着不尽相同的生存模式,从而形成各自独特的民俗艺术生存环境。在各自民俗艺术生存环境中,多数是以各种亲缘关系为基础的相对具有一定凝聚力的乡土文化中心。无论地域环境、发展程度等各方面文化生存条件如何不同,在民俗艺术发展变化的路径上,其本质无非是民俗艺术自身内因与外因合力形成的。诸如社会生产力提高、生产方式的改变、国家政策的促进以及广泛的社会心理变化等条件,都是民俗艺术变迁的源动力之一。

2.1 新城镇背景下民俗艺术路径变迁的内在因素

首先,民俗艺术的继承和发展,其通过人这个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载体来实现,载体本身对于本地区民俗艺术的记忆,则来自于社会居民对当地民俗艺术的参与、实践、总结与怀念的过程^[5]。社会民众对于当地各种民风民俗的认同,会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而减弱,其主要原因是社会民众中的老年人一直生活在传统移风易俗当中,对民俗文化的记忆会尤为深刻,而年轻人对于传统生活方式的理解和记忆相对会有明显差异。越发达的地区,社会成员本身的社会流动性不断增大,外地民众占基础比重越多,对当地民俗艺术的理解和记忆则越弱^[6]。而这两种情况,对存在于民俗艺术变化当中的记忆载体,也就是社区民众而言,对民俗艺术参与度、实践强度和记忆程度,无疑影响着民俗艺术自身是否能够以潜意识状态得以保持。其次,各地民俗艺术是以宗亲等传统伦理道德约束来提升社区中成员的凝聚力的。在传统社会中,宗族在乡土环境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各地村落中,经常能听到诸如“李家坡”、“张家窝棚”一类的地名。在传统社会的体系里,这样以宗族亲缘为基础的初级社会形态是具有较高的地域自治特色的。宗族亲缘关系能够很容易地做到协调成员矛盾、发展乡土环境、提升村落经济及文化教育等方面功能。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民俗艺术的生存空间随着乡土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传统宗亲各种沟通方式被现代化的交往方式替代,电话、网络等新兴的沟通方式,不仅加

速了传统宗族的消亡,而且把原始宗族关系中带来的约束力和自豪感一扫而空。人际关系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发展而淡漠,从而使得继承民俗艺术的载体之间沟通更匮乏。随着社会生活和文化水平的提高,慢慢有些人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去寻根,重拾自己的宗族文化,这样类似的活动会不断加强民俗艺术在载体中的代际传承。最后,各阶层的代表性成员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来影响民俗艺术路径的变迁。不同民俗艺术的精英份子,代表着自身民俗艺术在整个社会文化中的社会地位,更是不同社会环境中的自身民俗艺术继承者、倡导者和组织实施者^[7]。他们不但可以有效地继承民俗艺术的精髓,而且可通过自身优势来提高民俗艺术在整个文化界的认知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断推动社会层面上对民俗艺术的继承和发展。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民俗艺术,由于各种权利的更迭交替,民俗艺术中精英份子的影响力也不断弱化了。

2.2 新城镇背景下民俗艺术路径变迁的外在因素

首先,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既是城镇化进程的重要标志,又是民俗艺术不断发展的动因。随着各种传统经济模式和生产方式的改变,民俗艺术不可避免地有了新的挑战和机遇。城市化进程中,生产力快速提高,生产方式不断简化,给社会成员提供各种更有效的生活保障。充分的物质基础促使人们不断在精神层面和文化层面有更高要求^[8]。加大在民俗文化建设上的物质基础投入,民俗艺术的生命力就会不断加强。其次,随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国家及各级政府的政策及制度对于民俗艺术的路径变迁有着重要作用。通过各类行政性的手段,乡村改变了传统社会以往以宗族亲缘为基础的管理模式,从而完成社会体制的转型。行政手段对于民俗艺术的干预很少,但却使原本民俗艺术所依赖的宗亲意识、村落意识被不断削弱,民俗艺术在发展中缺少了必要的社会支撑^[9]。最后,在新城镇化背景下,民俗艺术一方面能够借助更加丰富的信息传播手段和方式来发展自身;而另一方面,随着主流文化对民俗艺术的重视和需求,民俗艺术可以更容易进入公众的视野。民俗艺术自身的传播会随着城市化进程而不断提高^[10]。

由此可见,民俗艺术的路径变迁是由社会外部因素和民俗文化内部因素不断斗争、相互制衡来决定的,民俗艺术的路径变迁实际上是这些因素的共同驱动、相互博弈的结果。

2.3 新城镇化背景下民俗艺术的基本应对策略

传统民俗艺术由于乡土语境的改变而逐渐发展。在其发展过程中,针对民俗艺术变迁路径的影响因素给予相应的动力,提出针对新城镇化背景下民俗艺术继承和发展应对的策略,是尤其具有实际意义和作用的。从宏观角度上,应提升文化建设政策的执行力,注重民俗艺术与城市化建设的协作发展,并正确对待城市化进程中民俗艺术保护和开发的相互关系;从微观角度上,要依靠民俗艺术的精英继承者,重视民间组织对民俗文化发展的协调作用,调动民俗艺术载体自身主体意识培养的的积极性,从而更好地解决民俗艺术在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11—12]。

3 结语

新城镇化背景下的民俗艺术路径变迁,既是以外因带来的利益来带动内因的不断成长的过程,又是民俗艺术在继承和发展过程中的必要条件。进一步解读民俗艺术路径变迁背后的因素,明确理解各因素的作用和意义,才能明白民俗文化的最终发展方向。而通过对民俗艺术发展中起作用的元素进行不断调控,能够有效地引导和把握民俗艺术的发展方向,促使民俗文化能够得到有效保护和继承,并使之随着社会文化不断进步。

参考文献:

- [1] 费孝通. 基层行政的僵化·乡土重建[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2.
FEI Xiao-tong. The Basic Administrative Rigid, Reconstruction of Villages[M]. Changsha: Yuelu Press, 2012.
- [2] 刘铁梁. 感受生活的民俗学[J]. 民俗研究, 2012(2): 21—27.
LIU Tie-liang. Experience Life in Folklore[J]. Folklore Studies, 2012(2): 21—27.
- [3] 陶思炎. 论民族艺术传承的要素[J]. 民族艺术, 2012(2): 91—95.
TAO Si-yan. The Elements on the Inheritance of Ethnic Art[J]. National Arts, 2012(2): 91—95.

- [4] 李颖. 民俗艺术传播生态中的主客体关系论[J]. 中华文化论坛, 2014(12): 78—83.
LI 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Object in the Spread of Folk Art[J]. Forum on Chinese Culture, 2014(12): 78—83.
- [5] 陶思炎. 论民俗艺术功能的演进[J]. 民族艺术, 2014(1): 74—77.
TAO Si-yan. Evolution of the Folk Art Function[J]. National Arts, 2014(1): 74—77.
- [6] 郭栋桦. 传统乡村文化景观传承保护研究[D]. 保定: 河北农业大学, 2013.
GUO Dong-hua. Research on the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Rural Cultural Landscape Protection[D]. Baod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of Hebei, 2013.
- [7] 廖梅, 姜龙. 当代民间儿童玩具的反思与创新设计研究[J]. 包装工程, 2016, 37(12): 49—52.
LIAO Mei, JIANG Long. Research on Reflection and Innovation Design of Contemporary Folk Toys for Children[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6, 37(12): 49—52.
- [8] 杨梅, 王龙. 传统道器文化在当代设计中的延续与发展[J]. 包装工程, 2015, 36(24): 75—78.
YANG Mei, WANG Long. The Contin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Taoist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Design[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5, 36(24): 75—78.
- [9] 邱蔚丽, 邱赤炼. 旅游纪念品设计中传统地域文化元素的意义[J]. 包装工程, 2012, 33(20): 109—112.
QIU Wei-li, QIU Chi-lia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raditional Regional Cultural Elements in the Design of Tourist Souvenirs[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2, 33(20): 109—112.
- [10] 李贺楠. 中国古代农村聚落区域分布与形态变迁规律性研究[D]. 天津: 天津大学, 2006.
LI He-nan. Study on Chinese Ancient Rural Settlement of Regional Distribution and Pattern Changes[D]. Tianjin: Tianjin University, 2006.
- [11] 吴巍, 王红英. 论新农村建设中的乡村景观规划[J]. 湖北农业科学, 2011(14): 2847—2850.
WU Wei, WANG Hong-ying.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Countryside in the Rural Landscape Planning[J]. Hubei Agricultural Sciences, 2011(14): 2847—2850.
- [12] 王周, 邢明文. 民俗文化 艺术空间——China 公社文化艺术酒店精彩呈现[J]. 家具与室内装饰, 2014(7): 80—85.
WANG Zhuo, XING Ming-wen. Folk Culture, Art Space: Show of China Commune Culture Art Hotel[J]. Furniture & Interior Design, 2014(7): 80—85.